拾起理性

张 炜

李杜的言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史上如何看待李杜，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最熟知的是后来从民间到庙堂，对李杜诗篇的热爱与自豪。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记取她的辉煌和胜利，与记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令其耻辱和羞愧的事情，同样重要。这样的话令人警醒。对羞于启齿的伤疤，我们不愿记忆，而只想更快地将它忘掉。这不仅是虚荣的缘故，而且还希望让整个民族有个好心情。不过好心情与噩梦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得从头分析和面对。

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比如对李杜在行为缺失方面给予有意无意的过分的宽容，一定会有后果的。我们对成功者往往是很能够原谅的，很难拾起理性冷静地对待。重大缺失甚至是不可原谅的那一部分，与他们辉煌的成就应该是两说的。我们的尺度如果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一点，就会形成一种骨牌效应——自封为“天才”者太多了，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的人，于是就会放纵自己。

我们的文化老汤浸泡至今，其中的得失太多了。常说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用今天的流行价值观来看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里是怎样的“屈”？围绕这个字到底要画一个多大的圈，就是问题了。忍受困苦、愤怒、饥饿、贫困、寒冷，在权贵的淫威下也绝不低头的“屈”算一种；说假话，苟且，委屈自己的良知，无所不为，这算另一种。这后一种“屈”就有点可怕了。

比如颠倒黑白，放肆地吹捧自己，见了有权有势的人一切都不管不顾，利令智昏以至于做出耸人听闻之事，这就让人不敢恭维了。这种认识并不是什么道德高调，要知道古人曾经有过更极端的要求，像许由，听了不好的话马上要到河里去洗耳朵。用这样的标准要求生活中的所有人，似乎太不现实。但不现实是一回事，这个事例所标志的价值观及取向，却是谁都不能否定的。

看一下李白写的那些表，其他的一些言论和诗，其中的一部分简直不忍入目，岂止是经不起苛责。我们不必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在精神上绝对纯洁，不必要求一个人为精神、思想和操守而殉命——这样的人是旷百世而一遇的悲伤决绝——但也不必向着相反的方向越行越远。

我们可以苛责李白或杜甫，但必须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如果真的能够“拾起理性”，那就将自战国到唐代浓烈的“干谒”之风来一个梳理，找出民族文化基因方面的问题。这会是一个极大极难的工作，但却不能不做。中国文化原本就不是一种理性见长的文化，因此“拾起理性”是最难的。

有母亲，就是幸福

李学斌

放下电话，我有些怅然。我想多聊几句，可电话那头，母亲说：“我好着呢。挂了吧。”

每次都这样。我问一句，母亲答一句。只说两三句，就急着挂电话。似乎多说一句，都是负担。

我知道，母亲不是有意如此。她仅仅是不善言辞、不会表达而已。父亲在世时曾说：你妈是个木石人。我那时并不理解，后来渐渐懂了。确实，沉默寡言、不善言辞让母亲显得迟钝而又麻木。

所以，成家后，每次听到妻子和岳母在电话里谈笑风生，我都十分羡慕。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亲子关系，自然和谐，温馨又默契。感叹之余，也深深为母亲的不善言辞、不会交流而遗憾。每次探亲回家，面对母亲，我总尝试着多说说话，可无论我说什么，母亲要么只会用“嗯”“哦”两个字回应，要么就茫然地看着我，这让我常常瞬间就减了诉说的兴致，在心里暗暗叹息。可我又怎么能埋怨母亲呢？因为我知道，我所说的许多人和事，母亲真不懂。母亲不识字，因为眼神不好，也很少看电视。她的全部世界，就是那个仅仅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以及自己的四个子女及各自的家庭。母亲属于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她的所有见识和记忆，早已定格在那些黑白两色的时空里。对当下五彩缤纷，甚至有些光怪陆离的世象，她如何能理解呢？

可母亲却总有放不下的牵挂。

去年寒假，听姐姐说，因为嫂子在县城伺候儿媳坐月子，母亲在姐姐家待不住，隔三差五就念叨着要回村给大儿子和面、烧水、拣菜……尽管她自己早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七月，探亲归来的妻子告诉我，“婆婆”尽管话很少，可见到媳妇回村，还是特别高兴。儿媳怕冷场，不停说话，婆婆就一直专注地听，不时“嗯”“嗯”地回应。走时，还拉着儿媳的手，颤巍巍地送到大门口……每听到这些，我都倍觉温暖，欣慰。

可显见的，80多岁的母亲却越活越小了，小得就如同学龄前的孩子。

我每月寄的生活费，很大一部分，母亲都用来买吃的。饼干、馒头、饼子、奶粉、麦乳精等等。哥哥告诉我，母亲不好好吃饭，饿了，就喝几口开水，嚼几块饼干。每次只盛半碗饭，也总剩。怕嫂子说闲话，还把剩饭藏来藏去。电话里，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好好吃饭。母亲说，米饭吃了，胃胀，不舒服。饼干、馒头好消化。母亲有几十年的老胃病，她自己的胃口，自己知道。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随她。

电话里，哥哥还诉苦说，母亲越老越不懂事。冬天屋外很冷，担心她起夜受凉。哥哥每晚都把夜盆放地上，叮嘱母亲晚上不必去门外，在屋里方便即可。母亲“嗯嗯”地答应，可到了晚上，还是一次次往外跑，拦也拦不住。担心她眼神不好，跌着碰着，哥哥就在院子里拉上了电灯。

母亲忘性很大。一句话，说过之后，过一会儿再说一遍。第二天，还会一次次说，听得人心里发毛。明明吃过饭了，一转身，又开始问：怎么还不吃饭……所有这些，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母亲有些愚了。可内心里，愚了的母亲依然很亲、很亲。

母亲前后共生了六个孩子，存活四个，我是老幺。在我前面有个大我一岁的姐姐，身后，有个小我一岁的妹妹。结果，都没留住。肺炎和疟疾让她们不到周岁就夭折了。所以，母亲总是说我命大。

从我记事起，母亲既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是母亲的小尾巴。除了上学和玩，我总是跟在母亲身后。晚上睡觉，也总是挨着母亲。为此，还时常被村里的叔伯、婶婶们打趣。

高中毕业，我到上海上大学，每次春节后返校，母亲都让父亲事先买好羊肉，切成细丁，炒成羊肉臊子，然后装满一饭盒，让我带上。到校后，我分几次，用电热杯烧了羊肉汤，泡着馍吃。暑假返校，带的则是嫩玉米、毛豆、香瓜等吃食。大学毕业，我回家乡当老师。我所任教的中学离家十多里路，每逢周末，我都骑自行车回家帮父母做点农活。

好多次，我回到家时，门都是锁着的。我立好车子，就到地里去找母亲。只有见到母亲，我心里才踏实，才算真正回了家。

有一次，我进了家门，没看到母亲，就一路找到了地里。见父亲一个人在掰玉米，我有点纳闷。父亲说，你二姐坐月子，你姐夫把你妈搬去了。我愣了半晌，对父亲说：我也想去看看。父亲笑着点点头，叮嘱我路上小心。就这样，我又骑行了二十多里路，到天黑，终于赶到二姐家，见到了母亲。母亲看到我，只是笑笑，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件事后，一次聊天时，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到底是老儿子，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妈。

可就是这样一个木讷寡言、麻木迟钝的母亲，却把我培养成了人才。我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家族里唯一的博士。还是县志里唯一的当代作家。我是母亲最成功的作品，是母亲的骄傲。

如今，母亲确实老了。衰老的母亲如同婴儿，饮食起居都要儿女操心、照顾。她时常会喃喃地说：“什么也给你们干不了，只会添麻烦。”这样一个只会给人添麻烦的母亲，如今却是儿女离不了的情感支撑、心里牵挂。

母亲就像故乡的那座老屋，年久失修，不再住人。但每看见它，想到它，心里都氤氲着一股温暖……我知道，总有一天，母亲会离我而去。到那时，母亲会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情感寄托。

而现在，对我来说，有母亲，就是浓浓的幸福。远行归来，有熟稔的乡音，有母亲温热的目光，就足够了，还能要求什么呢？

缘分的旅游

（马来西亚）朵 拉

有人对旅游目的地十分讲究，要出远门去观光，先上网搜索，寻找那一生必须去一次的地方，然后按着次序，一次去一个不同的景点。

我的朋友A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从挪威的盖朗厄尔峡湾乘搭渡船观赏全长16公里的自然风光回来后，这个无人居住却美丽神秘的地区在她口里，把天上地下的景点全都比下去了。后来她去了冰岛的蓝湖，那里是世界最大的地热温泉之一，泡在来自地下2000米的地热水里，她说感觉皮肤变好了，只是身上不能戴珠宝，因为这里的水对金属产生影响。从来不戴珠宝的她，振振有词，珠宝的诱惑远远比不上独特的风景。她即将要去的地方是在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大量史前古墓遗迹，是欧洲最古老的聚居村落。这个“长得”像童话书里的图片的小镇在湖畔，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地方之一，现居人口不到一千。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朋友去观光回来后，或即将去观光，与我提起，我对这三个地方毫无认识。纵然如此，听着也挺叫人羡慕。不同景物对旅人的诱惑力绝对强劲，耳目一新是另一回事，总觉得一个人不断更换旅游地，真像求上进的成功人士，永远不满意自己目前所学，一直努力找寻更新更高的突破点。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次去一地，一生只一会，那么每去一地，当然格外珍惜。

人一比较，不免生出沮丧。像我们这种不爱费心，懒惰怕伤脑筋的人，最爱还是闲情逸致，悠缓脚步。不挑剔不苛求，美其名曰随意人生的人，出门选择的地点，就叫缘分。

走到哪儿，遇到什么都是好。既无刻意强求，更不为了某个名称、某种食物或者某个迷人的瀑布、大湖、大河、大山、大海，非去不可地忙碌策划安排。坦白承认，也是因为人生路上，走着走着，发现任何人、事、物的相遇，能够随心所欲，当然最理想，真是做不到，也无需生出太大的失落和太深的惆怅。

这行为当然也有小小的缺憾。就像走进一家餐厅，本来想要叫个什么菜来尝尝新，侍者拿来套餐菜谱，因为懒于思考和挑选，就指着餐牌按A套餐来一个吧。结果计划中要吃的新菜被忘记了。

人生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不论有意无意，既然选了，那就好好地把这A套餐用心吃光吧。

春夏曲

王养浩

春寻

晨飘几丝雨，涟漪起碧湖。沁人芳香寻何处，花草沾珍珠。满目花香鸟语，蓬莱不去，此处常驻。

春残

一夜北风来，不见梨花开。屈指四月春尚在，谁言春已衰？试问山野翠柏，海棠依旧，桃花落败。

夏至

屈指数春回，弹指惊春归。小莲几朵欲滴翠，碧湖惊彩龟。春去休要心碎，艳艳玫瑰，沉沉稻穗。

梦想起航（油画） 赵 岩

向广东厨师致敬

任溶溶

俗话说：食在广州。我首先敬佩广东厨师，是他们烧出了美味的广东菜和做出了美味的广东点心。我敬佩他们，还因为他们善于移植外地的菜肴和点心，变为我们的广东菜肴和点心。

就说包子吧。我们广东有叉烧包、鸡包、莲蓉包，以及可归入包类的扣肉卷、腊肠卷等，这些点心我想应是从扬州包子发展而来的吧。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鸡包，把包子掰开，里面总是一个鸡球和一块冬菇，所以又叫鸡球大包。外地人可能不会吃，鸡骨头让它们出了毛病，所以现在上海杏花楼卖的鸡包，里面是净鸡肉而不是一块带骨的鸡肉。

广东的灌汤包大概也是学的上海汤包小笼包。上海汤包很普通，一客就是近十个，广东点心中的灌汤包一客只有三个，太不及老师了。

再说面条，广东不产麦子，所以面条特别贵重，汤面、云吞面都是小碗的。我初到上海时看到上海人吃面还很惊异：一大碗汤面呼噜呼噜就吃下去了。可是广州的炒面实在好吃，上海有两面黄，而广东炒面是一面黄，把一盆一面黄的炒面拌匀，吃到嘴里，有脆的面条有软的面条，真是口爽。广东厨师实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最喜欢的还是晒被子

蓝 山

上海的初夏，正逢黄梅雨季的开始。虽然又可以开吃紫红好看又酸甜可口的杨梅了，但是，连日被潮湿闷热的网罩着，总是令人有点郁郁不爽的。特别是，不能晒被子了啊，因为干爽松软的被子在我的生活中的小确幸值实在是远远超过名牌包包的。

今天是一个难得的初夏晴日。天空一片蔚蓝，抬头看云，低头思想：放晴的一个“放”字，放在雨季是多么形象可爱！微风吹过，心情和树叶花草就是一起舒放开来的放啊。在一样的太阳照耀下，和邻家连体的两个小院子，端的是两道不一样的风景呢。这边的杆子绳子上，晾满了半湿不干的被子衣服，似乎在演一出曲名是《啊，我的太阳》的大合唱：正中央的被子们是俨然的主角，它们享受着最明媚而热烈的阳光，分绕在四周的是挤挨错落着的衣裤袜子枕巾们……真是一派和谐欢欣的样子。那边的院子里，被主人精心照料着的各色花儿们，层层叠叠，参差有致，被悬挂在伞状、拱门型、摇椅样的清一色白铁花架上，花枝招展。空气中的花香草香里，混杂着一点儿的咖啡杏仁奶香，散发出好闻的味道。那些舒展开来的被子们和花儿们，该是和我一样，悠然欢喜，相看两不厌的吧。

其实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晒被子了。在一块剥开的巧克力正要入口的美梦中被老妈叫醒：太阳老高了，快起来吧，帮我把被子晒出去，左边第三棵树开始的两根绳子，是我们家的，别晒错了。迷糊中，那巧克力的香甜味还真真切切……唉，要知道，那盒巧克力老爸出差带回来，只分到一块吃。

那年代，老房子底楼的人家，因为屋子阴潮，一见天晴，勤劳的主妇们会早早起来，在树间先拉起绳子等着晒被子呢。太阳少见的日子，邻里之间也会“绳”之以让：大间阿姨，依明朝晒伐？噢，没关系，依晒依晒，我放躺椅上晒好了……或者，就是各家晒半天了。新村里楼房边，稀有车子，多是孩子，那是被派出来看管、翻面、拍打被子的我们。这一天的小人们，下棋、跳橡皮筋、讲鬼故事、交换连环画看，少不得还会因看被有功，有零花钱奖励去买光明牌雪糕。早上的那些个伤心巧克力梦呢，就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

有一次，负责收被前拍打的弟弟扛着被子进屋，告诉我说，刚有个老爷爷站在旁边看他拍打很久后，叫住他说，小弟啊，别打啦，你要把它打死啦。姐弟俩笑了半天。现在的我们，还是喜欢那些有趣好玩的人。

就这样，晒被子，像一个文化遗产一样，一直被我继承着。只要有太阳，即便是夏天的一条空调被，总还是要拿出去晒晒的，而这一天这一个下午，也总是那么地惬意和美好！

十日谈

享受上海初夏的阳光

责编：杨晓晖

谢谢你们，予我瑰丽落日圆。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